

我蹲下来，抬手擦去儿子脸上的泪珠，嘴里不断重复着：不怕，好儿子，乖宝宝，是妈妈，不怕……我捧起他的脸，亲吻着，一滴一滴吻走他脸上的冰凉的泪珠，一寸寸吻热他冰凉的脸蛋。我把他抱进怀里，双臂拥紧他小小的身体，轻轻拍着他的后背。儿子哽咽的气息慢慢匀了些，颤抖的身体也慢慢平静下来。

这是儿子上小学的第一天。下午不到四点半，学校就放了学。单位离学校很近，电动车七八分钟，加上等待，来回不用20分钟。可我没有在那时去接他。单位5点下班，接了他回单位刚好下班，回来似乎没有什么意义。可若不回来，每天早走半个小时也不要当。再者，单位事务繁忙，常有会议，时有加班。学校贴心，设了晚托班，孩子可以在学校待到5点半。我第一个报名了。

下了班赶紧来到学校。晚接的家长陆续来到拥堵在门口，伸长脖子向里张望。等待的时间总是漫长而煎熬。

远远见到孩子在教学楼列队，人潮便涌动起来。看到自家孩子的家长伸长手臂摇动挥舞，有的大声呼叫孩子的名字。孩子们来到门前，伸缩着身体费力地开出一条缝。站在前面的家长的孩子还没出来，先出来的孩子的家长却挡在了后面，人潮更加汹涌，喊声此起彼伏，那门就更堵了。

又矮又小的我，掂着脚尖伸长脖子，视线也越不过前头的一片黑脑袋。前面一个家长接到孩子，扭转身

体，挤开人群，破开一道视线之门，我瞥见惶惶转动眼珠的儿子。我还没来得及喊出声走上前，视线空门就被堵上，我只来得及把手臂穿过夹缝。后面一股大力将我整个推向前，我左摇右晃脚步踉跄，本能地顺势抓住儿子的胳膊。我用另一只手臂费力阻挡着从四面八方挤来的身体，试图保持稳定，试着回撤力气，试图将儿子拽到身前。

有些害怕吧，也会有委屈吧，刚刚应该是恐惧了。儿子抱着我，小细胳膊紧紧搂住我的脖子，我们各自激动的心跳在彼此的拥抱中慢慢回复。身边人来人往，一拨又一拨。每个人从我们身边经过都会刮起一阵风，有的还会碰到我们，或手或脚或腿。几个人一起经过时，多股风就会合成一股风，扬起我的发丝或者刮过我的脸颊，他们的小嘴更扁了。我这时才明白。

那个男子本就敏捷，人又多，进门动作又快又猛。转身之际，那背包一甩撞到儿子的鼻子和脑袋。儿子乖巧，没有喊叫，没有声张，更没有哭闹，只是拽拽我的衣角。如今想来，儿子当时的心里应该是惶恐的。小小的他，如同陷在一口深井里，四壁都是高压，压着他的鼻子，压着他的眼睛，压着他的脑袋。唯一能够给予帮助的母亲却也不理解，遑论拯救，一句“小小男子汉”将他压陷更深。

我抱着儿子，蹲在学校门口角落，看着变形的世界，感受着儿子心中的恐惧、惶恐、害怕、紧张，感受着他对我深深的依靠，心里无限自责。我暗暗发誓，以后，无论在电梯还是其他地方，我都不会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我要跟他在一起，视线在一起，感受在一起，心在一起。

一米，有多高？
一米高度，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？
蹲下来，跟孩子对视，与孩子并肩，你就会看到，你也会感受到这个世界是否友好，自然也就知道对儿童友好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……

儿子只见手不见人被用力拽拽，吓得哇哇大哭，我手推头拱，大喊儿子的名字，用尽力气把声音先挤过去。过度紧张的嗓子快要破碎，抖着颤音，扬起哭腔，祈求前面的人让一让。前面的人收缩身体费力微侧，闪开一条缝。缝隙中挤过我的大分贝，儿子看到我收了声，泪珠挂在脸上，随着咽啜颤抖。

离开爸爸妈妈，离开厮混玩乐了三年的幼儿园小朋友，离开称自己“好大儿”的幼儿园老师，来到这个离家遥远、地方有些大、布局很不一样的学校，跟一群陌生的小朋友坐在一起，教室里走来走去的老师并不认识，说的话也似懂非懂……儿子该是

曾经，在电梯里，门打开，一群人涌进来。原本站在电梯中间的我退后贴边，儿子也跟着退后。一只手拽

艺术品终于定型。

旱烟，就是常抽烟的人俗称的“黄烟”。那个时候人们基本上都是在自家地里种些黄烟，维持自身一年的需求。我父亲也是自己种黄烟。小时候，我跟着父亲上山种黄烟，看着父亲弯腰整地、栽种、施肥、搭架等，每道工序都做得细致周到。他还念叨，施肥不能用任何化肥和人类及动物的粪便，只能用豆饼和豆腐渣，只有这样种植出的黄烟，才能味道纯、质量好。

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、地道本分的农民。记忆中，父亲有三根长短不一、形状各异的旱烟袋。这些旱烟袋是他一辈子的最爱，伴随着他艰辛的一生。在什么场合作用什么样式的旱烟袋，父亲有自己的讲究和习惯。以前他有四根旱烟袋，平时在家，他把不同类型的旱烟袋，同时放在用纸浆和浆糊做成的烟笸箩里。

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父辈的旱烟袋主要是靠自己制作，多是用山上自然生长的野梨、野枣、野桃、野杏等硬质木材为材质，经细心加工、打磨，精制而成。在此过程中，穿烟道是一个细致且较难完成的活计，对机灵的父亲来讲，当然都不在话下。只见父亲用一根很细的钢丝，在锅底火里烧红，慢慢地在烟袋杆的中部，一步一步地往里转动。钢丝不红了，再放在火里烧，反复多次，才能把烟道打通并成就起来。

制作烟锅比较省事。先用木匠的手拉钻定好位置，然后慢慢拉动，钻出木屑，再精雕细琢，一件完整的“手工

我逐渐读懂了父亲，也能完全理解与宽容父亲嗜烟的理由。父亲一生坎坷辛劳，在贫穷的年代，他长年埋头在贫瘠的土地里，为一个大家庭的温饱而抗争。他性情耿直，为人率性。他一生嗜烟，用以待人接物、排遣寂寞、解除疲乏与愁苦，就像骚客吟诗、武士斗拳，他是将所喜所爱当作生命的一部分。

树欲静兮风不止，子欲养兮亲不待。父亲于二〇〇二年农历正月三十二个年头，但是无论过去多少时光，都无法抹杀父亲在世时的脚步和身影。我时常怀念勤劳一生的父亲，更不会忘怀父亲珍爱一生的烟袋锅子。“想想你的背影，我感受到了坚韧；抚摸你的双手，我摸到了艰辛，不知不觉你鬓角露出了白发，不声不响你眼角上添了皱纹。我的老父亲，我最疼爱的人，人间的甘甜有十分，你只尝了三分……”耳畔想起刘和刚演唱的歌曲《父亲》，我的眼泪盈满了眼眶。

一身疲惫独自扛，两壶浊酒断心肠。逝去光阴永难忘。我一直把父亲珍爱的几个旱烟袋整整齐齐地码放在西间屋的桌子上，我经常出神地看着它们，仿佛看到了氤氲在浓浓白雾中的父亲，过去的回忆一股脑涌上心头。我觉得，抽着旱烟袋的老父亲很帅，他是天底下最可敬、最可爱的父亲！

被烤得滚烫，与此同时，手已经被妈妈攥得冰凉。倏地，我听到舅舅的声音从即将偃旗息鼓的火光的对面传来：“爹啊，在那边一定要吃好喝好，别不舍得花钱，一路走好，到了那边托个梦，缺什么我给您烧过去。俺娘，您就放心吧，有我和我姐……爹……爹啊……一路走好……爹……”

父子间的最后一次“交流”，就这样，顺着火光上的纸灰，飘啊飘，飘向了高处，远处，直至，消失在夜色里。

这场仪式持续了几天我已经忘记了，那场有关于生命的火焰却似乎在我们的生活中一直没有熄灭——外祖父活在我们的嘴里。不过如今，大家都可以面不改色地讲起我的外祖父，她的丈夫，他们的爹。甚至，我可以打趣舅舅长得越来越像外祖父了。

至少我以为的是这样的。直到，那晚我看着舅舅对着镜子端详，流下了泪水。直到，我牵着妈妈的手去给外祖父上坟，不经意地牵起她的手，又是那日般的冰凉。

总有人思考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，可是，面对亲人的离别，我才发觉，生命存在的本身，就是最大的意义。

一米看世界

□方寸

儿子只见手不见人被用力拽拽，吓得哇哇大哭，我手推头拱，大喊儿子的名字，用尽力气把声音先挤过去。过度紧张的嗓子快要破碎，抖着颤音，扬起哭腔，祈求前面的人让一让。前面的人收缩身体费力微侧，闪开一条缝。缝隙中挤过我的大分贝，儿子看到我收了声，泪珠挂在脸上，随着咽啜颤抖。

离开爸爸妈妈，离开厮混玩乐了三年的幼儿园小朋友，离开称自己“好大儿”的幼儿园老师，来到这个离家遥远、地方有些大、布局很不一样的学校，跟一群陌生的小朋友坐在一起，教室里走来走去的老师并不认识，说的话也似懂非懂……儿子该是

曾经，在电梯里，门打开，一群人涌进来。原本站在电梯中间的我退后贴边，儿子也跟着退后。一只手拽

边，一件漂亮的裙子就诞生了。我们抢着过去试穿，母亲笑着说：“都有份。”当我们穿着母亲缝制的衣裙去学校，路人投来了羡慕的目光。

月色朦胧的夏夜，父亲拿着凉席铺在平台上，再铺个厚厚的床单，放上枕头，我们抢着躺到上面。母亲摇着蒲扇驱赶蚊子，给我们讲故事。清风徐徐，星光满天，一个个美丽的夏夜就是这么度过的。

秋收，平台上堆满了金灿灿的玉米棒子，成串的红辣椒挂在屋檐下。粮食晒干后被父亲推去集市售卖，父亲买回一包花花绿绿的糖果，我们高兴地一抢而空。

漫天飞雪时，父亲把大炕烧得滚烫，我们仨坐在炕上磕着瓜子，母亲在厨房准备着热汤。吃饭时，我们抢着递碗筷，饭后抢着刷碗。

院子西北有个兔子窝。兔子长大了，母亲要去集市上售卖。母亲把独轮车推了出来，左右各绑了长方形的筐子。左边坐着我和三嫚，右边筐子里装着带笼子的小兔。母亲说：“二嫚三嫚听话，兔子卖了给你们买好吃的。”

瘦小的母亲推着我们去镇上赶集。漫长的山路要走很久。遇到上坡，母亲累得满头大汗。下坡时，母亲使劲拽着车把，生怕摔倒。到了集市，母亲先掏出零钱给我俩买了串糖葫芦。

三嫚看好了摆摊卖的胶皮娃娃，哭喊着要。母亲兜里的钱不够，哄着三嫚下次再买。回家后的三嫚闭着眼睛哭喊着要娃娃。母亲吓唬她，皮猴精来了。她把嗓子哭哑了也不罢休。没办法，母亲从抽屉里拿了五块钱步行去镇上。傍晚时分，母亲买回一个漂亮的布娃娃，三嫚看见娃娃立马不哭了。三嫚抱着娃娃，高兴地跑到街上炫耀。母亲见我也喜欢娃娃，又买了一个倒翁送给我。母亲给我们仨换上她亲手缝制的连衣裙，还特意领我们去镇上照相馆照相。随着咔嚓一声，照片中的三嫚抱着她心爱的娃娃，笑得那么开心。

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，姐妹之间的爱依然如初。这张老照片记录着姐妹一起长大的情分，让我们共同拥有了一段历史与回忆，一段最珍贵的人生旅程。

父亲的旱烟袋

□杨强 赵刚

每个人都需要父亲。父亲是家庭的顶梁柱，是拉车的牛，是成长的梯子。我常常回忆起这样一幅画面：父亲抽着旱烟袋，一边吐着烟灰，一边和母亲商量着家里的琐事。经年累月的劳作，父亲坚硬的腰身蜕化成弯弯的脊背。为此我常常暗自伤心，甚至自言自语：是不是我不长大，父亲就不会变老呢？

父亲是一个老实巴交、地道本分的农民。记忆中，父亲有三根长短不一、形状各异的旱烟袋。这些旱烟袋是他一辈子的最爱，伴随着他艰辛的一生。在什么场合作用什么样式的旱烟袋，父亲有自己的讲究和习惯。以前他有四根旱烟袋，平时在家，他把不同类型的旱烟袋，同时放在用纸浆和浆糊做成的烟笸箩里。

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父辈的旱烟袋主要是靠自己制作，多是用山上自然生长的野梨、野枣、野桃、野杏等硬质木材为材质，经细心加工、打磨，精制而成。在此过程中，穿烟道是一个细致且较难完成的活计，对机灵的父亲来讲，当然都不在话下。只见父亲用一根很细的钢丝，在锅底火里烧红，慢慢地在烟袋杆的中部，一步一步地往里转动。钢丝不红了，再放在火里烧，反复多次，才能把烟道打通并成就起来。

制作烟锅比较省事。先用木匠的手拉钻定好位置，然后慢慢拉动，钻出木屑，再精雕细琢，一件完整的“手工

黄烟成熟后，父亲就忙着上山收割，然后就是晾晒。这个过程不能见雨水，更不能捂着不见光，否则会发霉或腐烂，这样黄烟的味道就变了。父亲近乎苛刻地执行着这些“操作规程”。晾晒好的黄烟烟叶，正反两面都呈现出金黄色，很美观。

父亲伸出粗糙的右手，轻轻地拿起一片烟叶，揉碎后一点点放在随身携带的烟袋锅内，点火、轻吸，尽情享受着大自然馈赠的礼物。父亲的脸上露出满意的微笑，喃喃说道：“真不错啊，味正质纯不辛辣，烟灰纯白无杂质，地道的本地货！”

被烤得滚烫，与此同时，手已经被妈妈攥得冰凉。倏地，我听到舅舅的声音从即将偃旗息鼓的火光的对面传来：“爹啊，在那边一定要吃好喝好，别不舍得花钱，一路走好，到了那边托个梦，缺什么我给您烧过去。俺娘，您就放心吧，有我和我姐……爹……爹啊……一路走好……爹……”

父子间的最后一次“交流”，就这样，顺着火光上的纸灰，飘啊飘，飘向了高处，远处，直至，消失在夜色里。

这场仪式持续了几天我已经忘记了，那场有关于生命的火焰却似乎在我们的生活中一直没有熄灭——外祖父活在我们的嘴里。不过如今，大家都可以面不改色地讲起我的外祖父，她的丈夫，他们的爹。甚至，我可以打趣舅舅长得越来越像外祖父了。

至少我以为的是这样的。直到，那晚我看着舅舅对着镜子端详，流下了泪水。直到，我牵着妈妈的手去给外祖父上坟，不经意地牵起她的手，又是那日般的冰凉。

总有人思考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，可是，面对亲人的离别，我才发觉，生命存在的本身，就是最大的意义。

生命的火焰

□李炼

面对生命的终点，和终点那边的未知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好像就是为死者举行一场盛大的仪式。像他们出生时那样，欢迎又欢送。

所以，我第一次见到为死者举行的仪式，是外祖父去世的葬礼。我依稀记得，一年级的我从学校里回来得很早，被两个姐姐带着。迈入逼仄的街道，如潮般的人群，挤满了整条街。我们从人群中用力挤过去，听到人群发出声音：“这三个小姑娘是她的孙女和外孙女。”于是，四周的人自动避开，像是退潮的大海，为我们让开了一条窄窄的通道。那是我第一次享受到“特权”，所以在那时，亲人的死亡对我来说并不可怕，只是奇怪。

奇怪什么呢？我奇怪地看到门口拥挤的人群，大人们嘶吼般的哭声，落在地上的膝盖，披着白布的我们……可我也敏锐地察觉出，真正的悲伤并不在飘扬的哭声里——外婆疲软的身体靠着床头，妈妈的眼眶通红，舅舅的头顶飘出了一丝又一丝的烟雾。后来，小小年纪的我，第一次以重要人物的身份走在行列的最前面，在离妈妈最近的地方。一行披着白布的人，步

履缓慢但又庄重地绕着整个村庄走了一圈，最后，走进了一条干涸的河流。

我已经忘记了过程是如何进行的，但我记得我被妈妈冰凉的手紧紧攥着，仿佛我的手浸泡在冬日的河里。那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牵起妈妈那样冰冷的手。那天，我亲眼看到制作精良的纸马、纸钱被扔进火光里，“呼”

的一下，火苗蹿得老高。我抬起头，看见火的上面，是纸灰，飘啊飘，飘向了西边，然后，消失在夜色中。火光的对面，是大人們扭曲的脸，他们紧紧盯着火堆，嘴里念念有词。

舅舅和姥爷都是不善言辞的人，

我的印象中，从没见过他们有过太多的交流。他们的交流机械又无趣，对话时总是没有什么表情，根本没有他们面对外人时那样的热络与欢喜。在月色下，火光逐渐小了，可是我的脸还是

被烤得滚烫，与此同时，手已经被妈妈攥得冰凉。倏地，我听到舅舅的声音从即将偃旗息鼓的火光的对面传来：“爹啊，在那边一定要吃好喝好，别不舍得花钱，一路走好，到了那边托个梦，缺什么我给您烧过去。俺娘，您就放心吧，有我和我姐……爹……爹啊……一路走好……爹……”

父子间的最后一次“交流”，就这样，顺着火光上的纸灰，飘啊飘，飘向了高处，远处，直至，消失在夜色里。

这场仪式持续了几天我已经忘记了，那场有关于生命的火焰却似乎在我们的生活中一直没有熄灭——外祖父活在我们的嘴里。不过如今，大家都可以面不改色地讲起我的外祖父，她的丈夫，他们的爹。甚至，我可以打趣舅舅长得越来越像外祖父了。

至少我以为的是这样的。直到，那晚我看着舅舅对着镜子端详，流下了泪水。直到，我牵着妈妈的手去给外祖父上坟，不经意地牵起她的手，又是那日般的冰凉。

总有人思考生命的意义是什么，可是，面对亲人的离别，我才发觉，生命存在的本身，就是最大的意义。

思念

□刘吉训

清晨
烟雾已散
却看不到
母亲忙碌的身影
黄昏
鸡鸣回栏
却听不到
母亲深情的呼唤

夜晚
梦中的小油灯
依然昏暗
却见不到
母亲缝衣补袜的笑容

风儿
是隔世的邮差
来来往往
却捎不去
我幽幽的思念

五月
晴朗的星空
是醉人的梦园
空空旷旷
却难让母亲
款款走进我的梦幻